



# 权力大未必真理多

高深

“自我感觉良好”，可以是自信，也可能是自负。作为普通人，有一点自负，倒也无妨，若是多少负些责任，就可能因为自负而堵塞言路。“强不知为知”，迟早将会贻误大事。我认识一位厂长，官职虽不算高，单位也不算大，可他是“一把手”，一呼百应，他怎么拍板，大家就怎么执行。天长日久，他习惯了“没有杂音”，人们也习惯了由他“一锤定音”。去年厂子新来一位硕士毕业生，年轻气盛，热情高

涨，不明白头儿向他征求什么意见，是想得到他的认同和赞扬；让他参加讨论问题，也多是走个过场。因此，他对一些问题发表了颇有见解的意见后，得到的回应是：“乱弹琴”。接下来便是“冷眼”和“小鞋”。一种环境培育一种人，碰过多次钉子以后，硕士也学乖了，如今连打乒乓球也不敢再赢厂长。 “不畏事障畏理障”。对某些“自以为是的”领导人，不存在切磋和讨论。其实一个人的地位和他的实际水平，既一致又不尽一致。一般说，地位高的人，见多识

广，学习的机会多，了解的情况多，水平可能比一般人略胜一筹。但是客观世界纷繁复杂，千头万绪，且变幻莫测，所以李瑞环同志曾说：“权力和真理是两回事，权力大，未必真理一定多。”一个人，不会一当上了什么“长”，水平立马就长出一截。当年胡耀邦同志当过党的总书记后说过，他当了总书记有“三个不变”，其中一个就是水平没变，还是从前的胡耀邦。说到这，我想起宋朝的王安石，他曾经撰写一部《字说》，王安石身居宰相高位，又深得神宗皇帝器重赏识，天下人士都以读其《字说》为时尚。有一回，一个胆儿壮的人问他：“照你《字说》所云，‘坡’字怎么解释？”王安石说：“‘坡’者土之皮也。故曰‘坡’。”那人又问：“那么，‘滑’者，水之骨也，是否？”王安石难以作答。不过，王安石错了不词穷理，也不固执己见。他平生有志于兴利除弊，有人便讨好他，献计道：“把梁山泊填平，可得许多良田，造福百姓。”王安石闻之大喜。可是他犯了疑：“梁山泊这么多的水，怎么处置呢？”好与王安石开玩笑的刘贡父跟他打趣：“在旁边再凿一个梁山泊，把水都搬过去就行了。”心胸开阔的王安石听了呵呵大笑，当即醒悟。领导人所以高明，并非与职务俱来，而是在实践中一点一滴不断提升的。凡是水平高的领导

人，总是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总是不耻下问，“没有满腔的狂热，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领导机关制定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所以正确，并非天生高明，而是集中了广大群众的实践，集中了实践中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领导机关只是一个“加工厂”，在正确的理论和政策指导下，及时发现和总结了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才上升到理性认识，使思想产生飞跃。人们的认识不可能超出自身的实践经验，弥补经验不足的最好途径是：放下架子，眼睛向下，深入调查研究，向人民群众虚心请教。聪明才智永远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就像火种藏于燧石。冬夏春秋的。大概只要老布什回到肯纳邦克港，就一定会来这家餐馆品尝龙虾。而他们每一次前来，也就一定会留下照片，成为餐馆最具招牌的广告。店里的宣传品是大红色的，大概是因为煮熟了的龙虾也是红色的吧。广告词的大意是：来自品尝第一口的喜悦。意思是只要你品尝第一口，就会立刻爱上这家叫做“梅布”的龙虾店。梅布龙虾店坐落于缅因州肯纳邦克港镇的海滨大道上。这里的龙虾确实美味，但也格外昂贵，昂贵中大概也包含了前任和现任总统的无形资产吧。

# 问题系列 巴黎擦拭4

## 拜谒拉雪兹公墓

刘建春

怀着虔敬的心情，我去拜谒拉雪兹公墓，并非因为这里葬着太多响遏行云的名字：作家巴尔扎克、莫里哀，诗人但丁、雕塑家米开朗琪罗，画家莫迪里阿尼，作曲家肖邦……而是正如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所说：我称为英雄的人，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拉雪兹公墓位于巴黎东端，建于1805年，土地本属于“太阳王”路易十四的神父拉雪兹。拉雪兹公墓原是一座豪华别墅，十九世纪改为公墓。所谓公墓，毋宁说是一个大公园；宽阔的地面上，绿树成荫，花圃满园，中央地带更有大型雕像、大阶梯与坐椅。我们在门口警卫处索要了一张地图，按图索骥，去寻找我们心中的“偶像”。走进拉雪兹神父公墓，就像走进一座城市。97个区分布在公墓里，宽阔的大路，纵横交叉的小路纵横于各区之间。每条路上有路牌，每个牌子上都标有区号，甚至还有道路的名称。墓地又分为老区和新区。老区多为古墓，新区皆为新坟。据介绍，第一位埋葬于此的死者是1804年，至今已有100多万万人安葬于此。一想到有100多万亡灵在墓地上空飘逸，心里就禁不住一阵战栗，毕竟面对的是一个个错落不齐、装饰各异、朴华华各异的墓碑，而墓碑下面就是一颗颗寂灭的灵魂。时值秋天，秋阳在厚重的云层中忽隐忽现。片片黄叶随风飘落地上，有的过道和墓地上铺满了一片片金黄的落叶；有的墓碑前已鲜花凋零，树叶枯萎；有的墓碑前则花朵鲜艳，像是刚刚有人来祭奠过，那花叶上似乎还有点泪珠？公墓幽静极了，甚至连一片落叶的声音都清晰可闻。我们在街道纵横的公墓穿行，在通往肖邦盖街上的巴尔扎克墓上，我们发现了诗人缪塞、画家大卫和德拉克洛瓦的墓。三座墓都毫不华贵，极其简朴。诗人在世时便痛苦而哀怨地预言，命运“它将折断我的琴，像折断一根芦苇一样”。如今，他的痛苦早已解脱，独个儿躺在这冰冷的石棺里，与天地同在。而德拉克洛瓦的墓上也只有一口黑色的铁棺，前面有一道铜绿的栏杆，没有墓碑，没有生卒年月，没有任何装饰，



# 美丽的肯纳邦克港

赵致

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我们抵达了旅途中著名的肯纳邦克港。肯纳邦克港镶嵌于美丽的新英格兰海岸，之所以著名是因为这里有一座布什家族的房子，夏天的房子，也就是英文中的Summer House。不久前普京应布什之邀访美，就是在这里举行的会谈。远远地，我们下车，然后John就把布什家的那座灰色的大房子指给我们，并说只要这座房子的旗杆升起国旗，就说明老布什此刻就住在这里，于是警卫的规格也会随之升级。布什家族的房子坐落的海滨果然迷人，不过这里没有沙滩，只有一片巨石形成的坚固的海岸。我们从肯纳邦克港镇穿过时，就已经看到了各种建造在海岸巨石上的房子。那些房子各自有着不同的风格，或者庄严或者柔美，但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房子的底部都用石头砌成，这已经成为肯纳邦克港海岸房舍的一种风格。后来才知道，原来肯纳邦克港镇上的居民大多为富豪，所以布什住在这里，也就不足为奇了。随着富豪们的纷至沓来，慢慢地肯纳邦克港也就成为了美国东部旅游的度假胜地，尤其是每年的6月到10月，这里会挤满前来度假的人们，自然也会顺便“朝圣”布什家族的那座岩石上的老屋。来到布什家对面的那块高地，远远地，我们竟看到了旗杆上的那面随风飘扬的美国旗。就是说布什在家？就是说美国总统到这里来了？或者，至少前总统此刻就在这里。

于是我们振奋。隔着一片内海向那幢灰色的大房子观望，那是伸向大海的一片陆地。而房子就在那片陆地的尽头。远远望去，就仿佛是从大海中升起。记得那天的肯纳邦克港很冷。但我们还是全都下了车，难以免俗地开始以那座大房子为背景拍照。我们尽量把镜头拉近，希望能取取景框中意外地看到房舍的主人，但可惜镜头前始终一片空茫。据说这座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房子最初并不属于布什家族。最早的建造者名叫沃克，于是房子被命名为“沃克之家”。老布什在1981年从小沃克遗孀的手中买下这座房子，从此布什一家每年都会来此度假，享受炎炎夏季从海上吹来的习习凉风。老布什购买这座夏天的房子时还不是美国总统，所以“沃克之家”也不过是镇上众多富豪之家中普通的一座。大概肯纳邦克港的居民们当时谁也不曾想到，不久会在他们中间出现一位总统。而他们更加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总统的儿子之后竟然也当上了总统，于是无论“沃克之家”还是肯纳邦克港镇，从此就都跟着这父子总统名扬天下了。最终没有看到总统的任何家人，甚至保镖。当然这也在意想之中。特别是在“9·11”之后，你怎么可以轻易看到美国的总统呢？总之那个远远的院落中寂静极了，只有一只划艇被孤单地冷落平静的海面上。然后我们觉得饥肠辘辘。于是掉头去一家因布什而著名的龙虾店。一家临街的

餐馆，很小，却也格外风情。餐馆中的所有桌椅都是深色木头制成，单单是木头的那种深色的情调，就足以吸引我们这些慕名而来的食客了。餐馆里果然到处是老布什和芭芭拉的痕迹。前台正中的墙壁上，悬挂着老布什与店员们的合影，另外的一面墙上，则挂满了老布什吃饭的照片。不同年份的，映红了每个人的笑脸。夹衣穿在身上仍有几分寒意，大家有意无意间都在向篝火跟前靠。人越挤越密，圈子越来越小。我对坐在身旁的秀山县文化局局长胡长说，要在夏天天晴的时候来这里开篝火晚会，一定舒服。回头一想，现在不正是在夏天吗？嗨！过于凉爽的气候把人的季节感都搞混淆了。红红的篝火带给人暖融融的舒适，已经完全找不到夏天的感觉了。原来白土乡境内最低海拔680米，最高海拔1420米。立体气候差异明显，素有“盖上冰城，坝脚南国”之称。本来计划是玩通宵睡帐篷的，因下过雨，地湿，不能睡帐篷，需再走一次“长征路”返回黄家古寨。有了上半夜的快乐垫底，返回时，脚下的路好像没有来的时候那么难走了。



# 夏日篝火

李贻渝

刚到白土，看见日程安排上有篝火晚会。心里嘀咕：这大夏天的烧篝火，不晓得有好热好难过哟！在黄家古寨吃过午饭，天上下起了大雨。原先安排的活动无法进行，大家围坐在院落堂屋听乡民唱山歌。一会儿发觉天气变了，冷。从行李包里找出唯一的一件薄毛衣套上，还是冷，冷得人打哆嗦。有人指着左厢房说，那里生得有火，去烤嘛。赶快跑过去凑近火炉坐下，感觉稍好一点。想到晚上的篝火晚会在野外草场进行，肯定冷，又找乡民借了件夹衣带上。

从黄家古寨到篝火场地要摸黑翻过一座山。那一段路之泥泞溜滑，算得上是平生遭遇之最。有好几位男士跌跤。每位女士都有专人护佑，小贺还是踩进水坑，双脚湿透。我搭在胳膊上的夹衣在地势最险处滑落，立即沾满泥浆。一个小时的路程走了千辛万苦，觉得有一个说法很形象——重走长征路。终于到达目的地。五堆两米多高的篝火早已搭好，熊熊的篝火燃了起来。空旷的草场上灯光闪亮音乐回荡人声鼎沸，早已到达的几百乡民把气氛营造得浓烈欢腾。乡里为大家准备了草席，一人一个，

围着篝火坐下来。几位乡民手持话筒进入圈内表演乡村剧，热热的气氛扑面，浓浓的乡音乡韵绕耳。接下来的摆手舞让草场变成了欢乐的海洋！欢快的音乐响起来，大家一起动起来。开始是乡里的学生站里圈，青年站中圈，带领站在外圈的乡民和我们跳。大家都跳得投入学得认真，一个劲地往里凑，后来就变成了我们在里圈，学生在中间，青年和乡民在外圈。然后是乡民唱祝酒歌，大家喝蜂蜜酒，吃煮玉米烤玉米。然后是击鼓传花，传的是“丰收的玉米”。鼓声停顿时，玉米在谁手谁就唱一首歌或喝一杯酒。然后是乡民与采风团互动表演轮流对歌。天上的云散开了，弯弯的月亮挂在清亮亮的天空。四周的山峦若隐若现，草场上歌声悠扬笑声不断，熊熊的篝火

# 文苑短波

## 中国新闻奖 报纸副刊作品揭晓

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和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共同举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复评，日前在湖南长沙揭晓。重庆晚报在2006年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年赛中荣获铜奖一名；二等奖一名。查抒梅的随笔《拜望列夫·托尔斯泰》获得铜奖；陈鲁民的杂文《幸福指数》也怕狗咬》获得二等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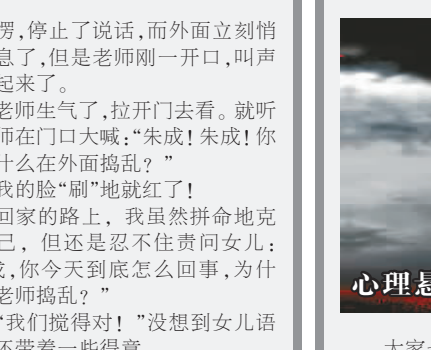
### 朱成在哈佛

朱成父母家教手记 (连载26)

朱晓强 成佩华 著

爸爸很奇怪，就问她：“成成，你今天应该高兴才对啊，怎么一脸的不高兴，谁惹我们的小明星生气啦？”“哼，她把奖状自己拿回家了，都没和我说一下，奖状又不是她一个人的，为什么她要拿走啊？”爸爸笑了，原来是这么回事。爸爸想了想问道：“舞蹈是你们两个人跳的不假，可是奖状只有一个，那你觉得应该谁拿呢？”“我拿，”女儿仍然气乎乎地说，“我跳的舞蹈动作难度比她高，奖状就应该我拿。”爸爸笑着问：“可是，舞蹈是两个人一起跳的，如果你拿了，她会不会不开心呢？”“这……”朱成说，“反正不能她一个人拿。”爸爸沉思了一下说：“这样吧，我给你讲个‘两桃杀三士’的故事，听完之后，保证你就知道应该谁拿奖状了。”“好。”“很久很久以前，有三个勇士，他们力大无比，而且他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有一天，有个人对他们说，我这里有两个世上少有的仙桃，要献给勇士吃，可是你们有三个人，怎么办呢？

这样吧，你们三个人比武吧，胜利的两个人就有资格吃仙桃。三个人一听，都有点儿心动，谁不想自己被称作勇士呢。于是他们就开始互相比武，结果都受了伤，两个人都死了，剩下的一个看着死去的朋友，心里很后悔，痛苦地说：“我们关系多么好，可是就为了这么一个区区的桃子，搞得我们自相残杀，我也不活了。”说完就把桃子扔掉，然后自杀了。”朱成听着，似乎明白了什么，不断点着头。爸爸笑着说：“孩子，你珍惜荣誉，这可以理解。但是，这份荣誉不是你一个人的，更不能把荣誉看得比朋友还重。再说了，舞蹈还是老师帮着排练的，如果要算起来，老师是不是也应该拿这个奖状呢？”“爸爸，您说得对，这是我们合作的结果，每个人都有功劳。”女儿懂事的点了点头。一场小风波就这样平息了，两人仍然是亲密无间的好朋友。以后，朱成和别人的合作非常多，但是，再也没有斤斤计较谁的贡献更大，而是主动、友好的合作。从小到大的，家长会开了不知道多少次，可是印象最深的是朱成小学四年级的那次，女儿居然变成了捣蛋大王，当着全体家长的面公然和老师唱起了对台戏。那天的家长会上，先是班主任介绍全班的情况，表扬表现比较好的学生，批评部分表现不好的学生。接着各科任课老师轮流走上讲台介绍情况，也是表扬一部分，批评一部分。台下的家长们一个个正襟危坐，竖起耳朵紧张地听着，生怕错过了老师们评论自己的话。刚开始的时候都还很顺利，不过，当轮到一位任课老师在台上介绍的时候，突然“喵喵喵”，教室外面的走廊上传来阵阵猫叫声，还夹杂着“汪汪汪”的狗叫声“哞哞”的牛叫声……“轰！”家长们不禁笑了起来。老师一愣，停止了说话，而外面立刻悄无声息了，但是老师刚一开口，叫声就又回来了。老师生气了，拉开门去看。就听到老师在门口大喊：“朱成！朱成！你们为什么在外面捣乱！”我的脸“刷”地就红了！回家的路上，我虽然拼命地克制自己，但还是忍不住责问女儿：“成成，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和老师捣乱？”“我们捣得对！”没想到女儿语调里还带着一些得意。“为什么？”我非常生气。女儿着急地说：“这是我们几个同学商量好的，老师在课堂上已经批评过那个同学了，她都哭了一回，连家都不敢回，要是其他老师再批评，她回去家里人肯定要狠狠骂她，她不是更伤心了吗，如果她离家出走，怎么办？”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想想了想：“成成，同学之间有情有义，妈妈支持你。但今天这个场合，你的做法似乎不怎么恰当，别忘了，老师也是需要尊重的。如果你们真想要帮助同学，应该平时帮助她，老师自然就不会批评她了，你觉得对吗？”听了我的话，刚才还很洋洋得意的成成不吭声了。第二天，女儿主动找老师沟通，老师不仅原谅了这些学生，还说以后会改变批评方式呢。事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我们都很高兴。我还告诫女儿要吸取教训，珍惜同学的关系是没有错的，但是要注意场合，注意方法。在女儿身上，我们发现，孩子到了一定年龄，对事物的是与非开始逐渐有了自己的判断，但是孩子毕竟还是孩子，考虑事情不一定周全，有时候会做出一些在成人看来是“错误”的举动。不过，碰到这类事情，我们采取的策略应该是先了解清楚原委，然后和孩子一起分析，鼓励孩子正确的部分，引导她修正不妥的地方。



### 心理悬疑小说连载(10)

陈彦 著

大家七嘴八舌地猜测起来，但实在想不出什么原因。就连在这土生土长的玉灵，也已茫然失措了，她说自己从没来过这里，也没听说过有这样一座城市。“很快就要天黑了，先在这找家宾馆或酒店再说吧。”说话的是个戴眼镜的三十岁的男人，这也是叶萧第一次听到他说话。旅行团里最年长的五十多岁的男人说话了：“你觉得这里有酒店吗？”“刚才我们从山上看起来，这座城市的规模还不小呢，最起码旅馆总该有的。”始终端着DV拍摄的小伙子说，他身边站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那副小鸟依人的样子，多半是她的女朋友。“不！”叶萧终于站出来说话了，“这个城市非常奇怪，我也说不清楚是因为什么，但我不同意大家在这过夜！不管有没有旅店，也不管有没有人，我们都不该留下来。”“那你什么意思？不在这过夜，难道再原路回去吗？”就连那美国女孩都加入了争论。“没错！”叶萧的目光越发犀利，“大家忘记了什么？我们开到这里来的原因是什么？”导游小方低下头想了想说：“为了给我们的车子掉。”“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掉头了，为什么不按原路再开回去呢？”“还要再进那个隧道？”旅行团里年纪最小的女孩说话了，她看起来只



有十五六岁，愁眉不展的样子，“天哪，还有那个可怕的峡谷。”“但我们早晚要离开这的。”他摸了自己的肚子说，“各位不想解决晚餐吗？”他这一说倒提醒了大家，在车上担惊受怕了一整天，“黄金”，又让他们上吐下泻，多数人都已饥肠辘辘了。接着，他们带着伞走出服装店，跑回旅游巴士取行李。司机不敢把汽车开过来，他想尽量节省汽油，以防应急之用。几个男人把受伤的老外抬下来，司机也锁好车下来了。“墨镜男”发现了一家小餐馆，招牌上挂着“南顺和云南菜”——想必是云南籍华侨开的。餐馆大门敞开着，只是没有服务员和客人，桌上收拾得干干净净，只有一层淡淡的灰尘。其他人也踉踉跄跄地，各自把沉重的行李放在墙边。导游小方又一次清点人数，连他自己和司机还有受伤的法国人在内，总共加起来是十八个人。18——这个在汉语文化中的特殊数字，孙子楚突然想到了“少林十八铜人巷”。他们走进餐馆的厨房，这也太昏暗了，只能用手电筒照了照——油盐酱醋碗瓢盆一应俱全，特别是大量干瘪腐烂的辣椒和花椒，还有许多特殊的云南生产的调料，显示出这家云南菜的正宗。端着DV的小伙子可惜地说：“在这这么阴冷的雨夜里，要是有过桥米线和火锅该多好啊。”摄影师试了试灶台开关，没想到竟把火打出来了。原来是用液化气烧菜的，厨房后面的液化气瓶还是满的呢。看着潮湿的厨房灶台上，升起了蓝色的火苗，大家都莫名兴奋起来，只是不知道烧什么才好？有人打开了冰柜，但因为没电，里面的东西大多已腐烂了，只能捏着鼻子把冰柜门关上。

男性功能障碍 承诺治疗 随治随走 地址:重庆大渡口铜花车站对面消防队旁

沙区第三人民医院 专治顽固性、复发性 疣病疱疹

九龙坡区红十字会医院 包皮手术不开刀 韩国包皮整形环, 三分钟搞定

无痛微创整形术 主治男性生殖器, 包皮, 包茎, 短小

遗失沙区财政局发 何静会计人员从业资格证, 号码: 50010600005253, 声明作废。